

惟有读书可消暑

□丁兆永

蝉鸣撕开七月滚烫的日头，吊扇在头顶徒劳地划着圆圈。我总疑心这风是从蒸笼里逃出来的，裹着柏油路的焦糊气，把人的骨头都熬得发软。地铁站里涌动的人潮像被赶上岸的鱼，候车厅的电子屏闪着刺目的红光，冷气机发出困兽般的呜咽——这便是现代人的夏日困境，钢筋水泥筑起的避暑窟，终究敌不过心头的燥火。

直到那日在高铁站，广播里的女声与婴儿的啼哭此起彼伏，我摸出行李箱底的《陶庵梦忆》。“人无癖不可交，以其无深情也。”张岱笔下的蟹会、雪履、芙蓉灯，竟在嘈杂中织出张密密的网。邻座大叔刷短视频的魔

性笑声、检票口此起彼伏的催促声，都成了泛黄书页里的市井插画。待到列车穿山越岭，我捧着书倚在窗边，看阳光在字句间跳跃成金色的蝶，连窗外的暑气都成了水墨画里的留白。

这大抵就是读书人的福气。古人在竹影婆娑里摇着蒲扇读经，我们今人也能在空调房捧一卷《浮生六记》，看芸娘用纱囊蓄茶叶置于荷花心，让晨露浸润出别样清香。前日途经服务区，我在闷热如蒸笼的休息区读到“热不必除，而除此热恼”，朱熹的这句话像突然拧开的汽水瓶，冒着清凉的气泡。高速路两旁的玉米地

翻滚着绿浪，货车呼啸带起的风掀动书页，恍惚间竟分不清是文字在流动，还是大地在呼吸。

夏日读书自有其妙处。白昼绵长如摊开的宣纸，正好容人细细描摹《红楼梦》里大观园的蝉鸣纱窗。午后的雷雨说来就来，雨点砸在阳台的绿萝上，倒成了给《诗经》配乐的打击乐。最妙的是夜读，蚊香袅袅升起的青烟里，苏轼“与谁同坐？明月清风我”的句子，竟比冰镇西瓜更解暑气。这些被文字浸润的时辰，像老茶客珍藏的陈皮，愈陈愈能品出回甘。

前些日子整理旧书，书里掉出张

泛黄的借书卡。20年前在县图书馆，我总爱坐在西窗下读《西游记》，看孙悟空在炼丹炉里炼出火眼金睛。如今方知，那七七四十九日炙烤，原是让心性沉淀的修行。古人说“心静自然凉”，这“静”字里藏着大学问——不是死水般的寂灭，而是如深潭映月，任他外界酷暑炎凉，我自有清凉世界。

此刻窗外蝉声又起，我摩挲着《闲情偶寄》的烫金封面，想起李渔说“读书，最乐之事，而懒人常以为苦”。我忽然会心一笑，这世间多少清凉地，原不在空调外机嗡嗡作响处，而在俯首书卷间。

重拾书店的记忆

□商长江

书店在今天仍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踏入那书香馥郁的店内，便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我随手翻开一本新到的图书，一种久违的感觉又回来了。

第一次进书店的情景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那是1980年一个春天的下午，学校举办春季运动会，不是运动员的我趁着班主任看管不严，偷偷跑到镇上唯一一家书店去看书。

镇上只此一家书店，位于学校西边约一里多地儿，门脸朝北。走到近前，店门门框上方“新华书店”4个红漆大字，醒目而庄重；迎面墙上，高尔基的名言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几个美术字体，赏心悦目。狭窄的玻璃柜台虽不像现在的书店那么光洁透明，却承载着知识的厚重，上面堆满了书籍。那时的书店设施很简陋，书籍也不可以随便翻阅，然而，那一本本少儿读物、优秀作文选，还有

许多码放整齐的精美小人儿书，如磁石一样深深吸引着我，让我从此爱上了书籍、爱上了阅读。阅读增加了我对知识的渴望，为我敞开了通往未来的大门，让我对文学、对世界、对未来萌生了强烈的信念。

尤其是书店里那本鲁兵主编的《365夜故事》，当我向书店女店员提出翻看一下这本书时，立刻便被这本精美图书吸引住了。看了好一会儿，女店员问我：“买不买？”我看了看书的定价，可谓不菲。最终，我恋恋不舍地把书交回女店员手中。

小镇这仅有的一家书店，在后来的五年成为爱读书的我心中的圣地，是让我流连忘返的知识文化乐园。

1985年，我来到县城上高中。某一天，在一位同学的带领下我第一次走进县城唯一一家新华书店，书店位于县城繁华地带，门脸朝北，规模可比小镇上的那家书店大多了。我流连

在书海里，购买了许多学习资料。由于喜爱文学，我接触到许多文学书籍，其中有一本《艾青诗选》让我从此喜爱上了现代诗。没几年，书店里的书架开放，人们可以直接在书架上随便翻阅、挑选书籍，这让我更加频繁地出入书店。此后几年，县城书店便成了我常去的地方。

买书只能到县城这唯一一家书店去买的局面，很快便被打破，县城的街头巷尾开始出现一两家个体小书店。我记得县城里最早的个体书店是县电影院前面的一家，我曾在那里买过一本《小说月报》。后来，学校南边路东的一家报刊亭也是我常去买书的地方。

这些小书店所售图书品种虽不算丰富，但却有着独特魅力——书籍上架速度比新华书店快，不仅可随便翻阅、挑选书籍，而且还可以订书，只要把自己需要的学习资料告诉书店老板，交少量定金，不长时间就能收到书籍。

后来，我考上泰城一所中专学校。在泰城的那段青春岁月里，新华书店依然是我心中的圣地，是我获取知识、提高文学素养的最佳去处。青年路上的两家书店和岱北书店是我最常去的。周末不常回家，又没有高中时的学业压力，于是在学校吃过早饭或午饭后，我喜欢穿梭于书店里的书架之

间，沉浸于文学、历史、绘画艺术等各种知识带来的快感和书店特有文化氛围中。尽管那时囊中羞涩，但每次我还是从生活费里挤出部分资金，迫不及待地奔向书店，购买心仪许久的书籍。

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手机、电脑的诱惑，阅读是我求学之外的业余生活方式和最大的爱好，是一种纯粹的热爱，也是一种精神享受。

后来，书店和书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开放式的选购模式让人随心所欲地遨游在文字编织的精彩世界里。

宽敞明亮的书城不仅采用开架售书模式，而且新书上架速度极快，更换频率也快，仿佛让读者见证了一次次知识的盛宴，不断丰富读者的精神世界；同时，还增加了为读者找书、订书的服务项目。书，可以随心地看，也可以随性地买。然而，我却再也没有了当时逛书店时的那份兴奋和幸福感。

回首几十年逛书店的经历，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记忆，有可能是对这座城市里的书店的记忆，一座城市的诱惑，也正是这座城市里的书店带来的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。但愿现如今这功能齐全、设施完备的书店，能够让我重新找回从前在书店看书、购书时那份特有年代的温馨、纯真的记忆。

